



蘑菇房里的“独脚鬼”

MOGUFANG LI DE DUJIAOGUI

蘑菇房里的“独脚鬼”

林立乐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破落荒芜的蘑菇房里，住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跛子。这儿阴森、沉寂得可怕。孩子们都不肯上这儿来。他是个被冷落的人。

一个叫放牛弟的男孩，常常在人们沉睡的深夜，窜进蘑菇房，为跛子留下一捆捆烧火的干柴。然而，也是他，在跛子的拐杖头上揪上图钉，使他连连摔跤，甚至偷走了他的拐杖，让跛子寸步难行，寝食不宁……

作品刻划了两个主人公从感情的隔阂到相互沟通，并相映生辉的心灵美。小说情节跌宕多变，富有神秘色彩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- 一 行动诡秘的放牛弟.....(1)
- 二 跟曲曲闹翻了.....(5)
- 三 放牛弟出尽了洋相.....(15)
- 四 无情的报复.....(20)
- 五 哥俩闹别扭.....(26)
- 六 汽车远去了.....(32)
- 七 手在颤抖.....(37)
- 八 它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.....(43)

一 行动诡秘的放牛弟

北风张大着粗嗓子在吼叫。天寒地冻，就连天幕上稀疏的星星也冷得抖抖索索的。这时候，要是往热被窝里那么一钻，该有多么美啊！可是，放牛弟却偏不——他反而撩开被子，披上衣服，蹑手蹑脚地摸下了床。

屋里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放牛弟没敢开灯。他象野猫子一样，把耳朵贴在糊着牛皮纸的板壁上，仔细地探听着动静。

隔壁是放牛弟妈妈的房间。“呼噜——呼噜！”妈妈正轻轻地打着鼾。

绷紧的心弦松弛了。放牛弟舒了口气，



没出一点声地溜出了家门。

屋外冷多了。放牛弟双手抱在袖笼里，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菜园地。他两眼不断地往四周溜瞅，然后，把一捆事先藏好的木柴挟到腋下，便慌慌张张地朝村外摸去。

田野里静悄悄，好象大地凝结了；淡淡的月光，照着路边的龙眼树、龙舌兰，象铺上了一层冷霜。天上的星星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放牛弟。星光下，可以看出这是个脸蛋胖胖，眼睛圆圆，鼻子高高的十二三岁的少年。他穿一件紧身棉袄，戴一顶黑皮帽，着一双“蚌壳”棉鞋，显得十分土气。

突然，他在村外一座破旧的房子面前站住了。这是队里原先的蘑菇房，可是现在已经不成样了：屋顶上的油毛毡开了“天窗”，窗框散了架，玻璃早不知哪去了，那块半人高的草帘子便算作门了，上上下下全靠几张破旧的塑料薄膜挡风遮雨，这能算屋子吗？可是，这里偏偏又住着人！

放牛弟挟着柴，踌躇了一阵，才慢慢朝屋子挪近。

寒风得意地打着唿哨。那塑料薄膜和草帘在颤抖哀叫，发出一阵阵“呜啦啦——呜啦啦”的响声。忽然，一阵哀叹声，从屋里传了出来：

“……谁叫我那样做呢……自作自受!……糊涂虫……叫我怎么办啊!”

这颤抖的声音，断断续续地钻进放牛弟的耳朵里。他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，吓得心“别别”乱跳，连嘴唇也有点哆嗦了。他慌忙把柴禾往门口一放，就没命地往回跑。

他跑呀跑，连头也不回，一口气奔到家，又“砰”地撞开了门。

“谁?!”妈妈拉亮电灯，一骨碌坐了起来。

“是我……我。”放牛弟气喘吁吁地回答着。他慌了神，竟连门也忘了带上，直一个劲地在心里骂着自己：“糟糕!把妈妈惊醒了。这下，怎么收场好!”

“是你!”妈妈质问放牛弟，“深更半夜出去干什么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放牛弟吞吞吐吐，不敢实话实说。他怕挨揍，只是直楞楞地站在原地不作声。

“你变木头啦!”妈妈的语调更严厉了。

“我……我去尿尿了!”放牛弟急中生智，终于憋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谁相信!?”妈妈摇着头，忽然，瞪大了眼睛问，“你给曲曲去送柴了，是不是?说!”

“我，我没……”放牛弟搪塞着，他知道妈妈恨曲

不如顺着妈妈的意思附和几句。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他是那种人吗？配得上我去服侍？他用八人大轿来抬，我都不去，还想要我为他送柴？没门！你说是不是，妈？”他滑稽地耸耸肩，扮了个怪脸，便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二 跟曲曲闹翻了

放牛弟对妈妈隐瞒了给曲曲送柴的事。而且，他也不敢让村里人知道。大家都鄙视曲曲。说实在的，连放牛弟也讨厌他。

你知道曲曲是什么模样吗？嘻嘻，他只有一条腿，是个瘸子。另一条腿呢？没了。那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次武斗中，被另一派打断的。活该！现在，他一步也离不开拐棍了！哈，那样子可有意思啦，拄着拐棍一蹦一蹦的，就象癞蛤蟆一样惹人发笑！别看他现在一副可怜相，前几年可不是这模样。他是个手艺人，一向好吃懒做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不喜欢他。十年动乱那阵子，他进进出出可忙乎哩，干部和社员都躲着他。有一回，他又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武斗，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，还差一点丢了命！村里人一提起他，几乎没一个不竖眉瞪眼的；如今粉碎“四人帮”都两年多了，人们还在戳他的脊梁呢！你说，这号人放牛弟咋会

对他怜悯，肯去帮他打柴呢？可是，天底下就有这样奇怪得叫人难以相信的事情。去年年底，放牛弟的哥哥参军入伍了，临行时，他给放牛弟留下了一个任务，要他一个月给五保户刘大妈挑四次水，为曲曲打两次柴。说真的，给刘大妈挑水，就是一个月三十次，他也心甘情愿。可替曲曲……唉，哥哥呀哥哥，你是吃了迷魂药，让曲曲给迷糊住了还是怎么的？他是什么东西谁不清楚？可是哥哥不管，每次替刘大妈办完事，总要顺路去看曲曲，抽空给他砍柴打水。曲曲高兴得拉着哥哥不让他走。哥哥也不怕村上有人说嫌话。

倔强的放牛弟对爸爸妈妈的话可以不听，唯独对哥哥是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的。这完全出于对哥哥的信赖和尊敬。放牛弟的哥哥是个通情达理、待人诚恳的人。他脸上总挂着笑，说话慢悠悠的，显得十分和气。在放牛弟眼里，他比爸爸妈妈都亲。十年动乱那阵子，爸爸因为是公社党委书记成了“走资派”，被长期关进了“牛棚”，妈妈也进了什么“学习班”。这样，抚养放牛弟的职责就落到了哥哥身上。哥哥自己才十二岁呀！可是，他却守护着六岁的放牛弟一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。他们相依为命，兄弟俩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感情。

“曲曲以前伤过人，最后他没得到一点好处，还折了一条腿，得到了惩罚。”哥哥说，“现在他伤残了，孤苦伶仃。咱们街坊相邻都该同情关心他。要不他活着有什么意思？”

哥哥的话放牛弟听不太懂。不过，哥哥是向着曲曲的。他想，要是让村里人听了这话，准保给哥哥白眼看，这是不会错的。

谁要放牛弟是他的弟弟呢？何况，哥哥还答应以后给他买一支喷水枪呢！这是顶顶引诱人的！

他暗暗提醒自己：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，可不能象哥哥那样大大方方。否则，妈妈会骂，让依楞仔他们嘲笑……

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，放牛弟又要去为曲曲送柴了。这晚村里放电影《红孩子》。依楞仔他们提早吃了晚饭，搬了板凳去场上赶热闹了。放牛弟没有去，放弃看电影的机会，心里怪不是滋味。他觉得在放电影的当口去给曲曲送柴是最安全不过了。

天色全黑了。场上传来电影插曲的歌声。放牛弟麻利地换了一双球鞋，从菜园里抱着一捆柴禾，一步三探头地走出村子，小心翼翼往蘑菇房摸去。

黑魑魑的蘑菇房，象山魑似地在寒风中颤抖哀叫，令人发怵。放牛弟提着步子慢慢挨近房门，松开

双手放下柴禾，刚要起身，冷不防发现墙角突然闪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，朝自己身前扑过来。他不由吃了一惊，脑子里立刻现出山里的饿狼，青面獠牙的妖怪……他惊恐万状，抬腿要跑，黑影却一阵风似地来到放牛弟的面前，一把抱住了他。紧接着，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：

“别怕，是我。放牛弟，你是个好人，……为我送柴……已经好几次……”

“啊！”吓呆了好一阵的放牛弟这才如梦初醒，他猛地抬起头，仔细打量着眼前的“怪物”。

借着屋里透出的一点灯光，只见这人蓬头垢面象个要饭的叫花子。他头发长得象一丛乱蓬蓬的茅草，加上满脸的黑胡子，就象一张涂满了黑炭的鬼脸，两颗深陷的黑眼珠儿，露着浑浊的光。那只没有腿的裤管儿就象幡旗一样，在寒风中“哗哗”乱飘。不用说，他就是曲



曲了。

“独脚鬼！”放牛弟自己也弄不清到底为了什么，突然狠狠骂道，“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好象他要挣脱的不是曲曲而是一条毒蛇。

可是，曲曲却象一把钳子似地揪住着他的臂膀，放牛弟怎么使劲也无法脱开。

“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曲曲把放牛弟推到屋里，带着恳求的语气说，“屋里坐，吃点糖，我已等你好几个晚上！”

“谁要吃你的糖！快放我出去！”放牛弟横眉竖眼地看着他。

“不，你待我好，我不能让你空手回去。”他紧紧拉着放牛弟的手，眼里充满着焦虑和渴望。

放牛弟忽然觉得手上落着了几滴滚烫的雨珠。不，雨珠是冰凉的，这分明是曲曲的眼泪。他楞了一下，望着曲曲眼眶边上几颗发着亮光的泪珠，心肠顿时软了。他终于找了一把吱嘎吱嘎的破藤椅坐了下来。

屋里破烂不堪，满地的碎纸木屑，菜帮瓜皮，就象一个垃圾箱似的，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臭味儿。靠墙角的那个锅灶用一块块石头垒起，歪歪斜斜的，只要脚步重一点，似乎马上会震垮。那张破床

要不是有许多铁丝横一道，竖一道绑着，也许立刻就会散架；床上除了一张千疮百孔的薄棉絮，连根布条也没有！那顶被烟火熏黄了的帐子，就象村口关帝庙佛龕上的帷幔一样破烂肮脏。只有那盏放在破桌子上的煤油灯不时地跳动着火花，才使人感觉到这里还有生命的存在。

“来，吃糖！”曲曲从锅灶边的一只坛子里摸出了几粒糖，抖抖索索地放到放牛弟面前，喜滋滋地说，“这糖是广州出产的，我舍不得吃正好用来报答你。”放牛弟立刻捂住了嘴——他见那又粘又脏的糖，差一点笑出声来。这种丢到路上也没人捡的破糖，放牛弟才不稀罕呢！

但是，放牛弟还是对曲曲有那么一点感激的。他怕扫了曲曲的兴，只好咬咬牙把粘乎乎的糖捏在手里，朝曲曲望了一眼，掉头要走。

然而，就在这转身的一瞬间，他的目光忽然触着一个怪物。他站定看去，放在墙旮旯里的是一尊灰不溜秋的佛像，一尺多高，一张凶神恶煞的脸，眼



睛大如核桃，从头到身体，长着许多手，数也数不清，模样儿又丑又怪。“啊！”放牛弟不禁大吃一惊。

曲曲上前一把拉住了他：“放牛弟，你别跑！来吃糖！”

这下，谁推他他也不跑了。放牛弟眼珠骨碌一转，索性坐下，指指那尊佛像问：“哟！曲曲，那个木头人真精神，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它叫千手佛，是我花了几个月工夫做的。”曲曲解释着说。

“唔，”放牛弟点着头，“那么，你家里摆着它，是想发财吗？”

“不，”曲曲苦笑着说，“我这个人命里注定发不了财的！我是想把它卖了，换几个钱用用。你可知道，这千手佛卖到国外可以赚大钱呢！”

啊！放牛弟终于把曲曲的话套了出来！“这家伙表面上一副可怜相，暗地里却在制作封建迷信品，宣传鬼神，而且想弄到外国去骗钱！”

想到这里，放牛弟觉得又懊丧又气愤。“自己放弃电影不看，冒着风险帮他送柴，他却瞒着大家干这种事！哥哥啊哥哥，你怎么去同情这样的人呢！这个鬼东西把我们骗了！”放牛弟象被曲曲兜头泼了一盆污水似的，感到受了极大的耻辱，他的脸色一下子

由红变白了。

如果说刚才他嫌糖肮脏的话，那么，现在这糖在他眼睛里就成了会咬人的蜈蚣了。他恨不得把这糖全扔到曲曲的脸上，然后臭骂他一顿！可是，他转念又改变了主意。他决定要给曲曲点颜色瞧瞧，不然，他心里那股怨气怎么也没法发泄出来！他眉头皱了皱，那拉长的脸倏地挂上了一丝儿笑。他油讪地走前一步，对曲曲说：“喂，这佛像挺好玩，让我看看！”他一把抱起佛像，东弄西摸起来。

“轻些，别碰折了手！”曲曲打着哈哈说，“我雕它花了不少心血……嘻嘻，还象吧？跟关帝庙里的千手佛差不多！”



“差不多……嗯……差……”放牛弟一边叨叨着，一边抱着千手佛来到窗前，借着光亮一本正经欣赏着这只工艺品。曲曲也很得意，从兜里摸出了一支烟，还没等他点着火，只觉眼前一晃，看着放牛弟扛起千手佛闪电般地朝

屋外冲去。

这突然的举动，一下把曲曲吓懵了！他不知所措，浑身上下哆嗦着。他不明白放牛弟为什么要抱走自己的佛像，行动又是那么诡秘！突然，他预感到一场灾难临到他的头上！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拄着拐棍没命地追了出去。可是，他刚迈出门槛，就身不由己，“扑通”一声摔倒了……

